

北京杂文选粹

灵魂塑造者的灵魂



康 凯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杂文选粹

灵魂塑造者的灵魂

康 凯 著
北京出版社



西安政院201 2 3134467 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杂文选粹/北京杂文学会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ISBN 7-200-04546-2

I. 北... II. 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782 号

北京杂文选粹
灵魂塑造者的灵魂

康 凯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47.75印张 955 000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4546-2/I·723

定价: 全套 100元 (共十本)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灵魂塑造者的灵魂

有感于乔老爷的白鼻梁	11
终于盼来了	
——《伟大的空话》历难祭	13
文章得失众心知	15
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	
——重读《生命的三分之一》	17
“出名”琐谈	10
神女无恙世界殊	12
“不许说不好”到“不许不说好”	
——有感于文艺批评难	14
说“保护”	17
青蛙曾是有尾的	19
广而告之	21
“奖”外说“评”	24
呼唤伯乐——改革嬗变中的不谐和音	26
有感于举手表决杀人	
——民主的变味和走样	29
说危机感	31
说表扬话也难	34
从后院牵马到膝前牵猫	37
“冒着酷暑”的位置	40

目 录



目 录



闲话阿 Q 的无赖和霸道	42
“千刀一割”“银样蜡枪头”及其他 ——漫话练好语言基本功	45
“神仙打架”与“凡人遭殃”	48
“神仙”未能脱俗 ——再谈“神仙打架”	51
给“干一行爱一行”画个问号	54
请听新编“好了歌”	57
灌溉和芟除 ——也谈是要学“做人”的	60
马桶溅水的尴尬	63
宁愿认它是误传	
——谈深圳“豪门宴”	66
忙闲冷热的倒错	69
夜登摘星亭	72
“误传”:更深一层的悲哀 ——再谈深圳“豪门宴”	74
煞煞公款捧星风	77
灵魂塑造者的灵魂	79
透着时髦的贫乏 ——谈一种影视文化现象	82
“挂羊头卖狗肉”戏考	84
新莽才露茸茸叶	87

目 录

敬请废黜“百忙中”	
——荧屏拾零一则	89
洋人“走穴”吗?	92
“无工不富”和“无公不富”	95
别墅捧星:请问掏谁的腰包?	98
“清凉到此顿疑仙”	
——初识鸡公山	101
“同天并老”身后荣	103
闲话“师爷”	106
话说“嫌贫爱富”	109
也访北门书屋	112
“上帝”和“衣食父母”	114
揽胜应探腾龙洞	
——物华天宝说鄂西之四	117
何须“折柳”送“灞桥”	120
“现代文盲”正逼近我们	122
“健美”的悲剧	124
贼胆·贼眼·贼心	
——门外说“法”之五	126
设个“金臭虫奖”如何	
——再谈“叫倒好”	129
“立功”的苦涩与尴尬	
——门外说“法”之八	131



目 录

“店小二”和“打工佬”	134
又“炒”罗琦?	137
人:万物之灵?宇宙之癌?	139
话说“说三分话”	142
蛀虫涅槃	145
贪源杂探	147
打嗝也来香	149



有感于乔老爷的白鼻梁

最近，川剧赴京演出团上演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笔者有幸看了一场《乔老爷奇遇》。也许是多年来饱尝帮八股之苦的缘故吧，这次尽管是“故戏”重睹，却恍如乍见瑰宝，耳目顿觉一新。

这“新”，可以这样那样说出许多，但我认为突出的，是“新”在乔老爷的白鼻梁上。

按说，打从乔老爷在川剧舞台上呱呱坠地之日起，他老先生的鼻梁上就有那么一块白，应该说是“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然而，比之于前些年“四人帮”统治的文艺舞台，却又的确非常之“新”：你看，戏的“第一号人物”，竟然是个“又丑又穷，像个狗熊”的书生！他不仅行动迂阔，呆头呆脑，而且脸上还醒目地带着那道丑的标志——白鼻梁。对于这位丑相公，作者偏偏赋予他扶危济困、刚直不阿、诚实憨厚、心地善良等种种美德，赋予他出众的才华，最后还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天官府小姐许配给了他。这不是很奇特的吗？

林彪、“四人帮”曾经给传统剧目判以种种罪名，加以禁锢。这出《乔老爷奇遇》，别的不说，光是给“一号人物”乔老爷抹上白鼻梁这一条，就足够“枪毙”的了。试想，“英雄”居然长相丑陋、行动可笑，置“三突出”原则于何地？岂非给英雄脸上抹黑而何？并非笔者有意耸人听闻，回首“四人帮”猖獗之时，那些按“三突出”模式铸造出来的各类作品的头号主人公，哪个不是“高大完美”？他们说的是带韵的豪言壮语，走的是豪迈的

坚定步伐，头上闪着光环，浑身都是胆识，完全是一些高踞群众之上的超人，身在云端的仙人。这样的人又岂能鼻梁上有白！

其实，生活是复杂的。人物外形和内心并不是一回事，现象和本质之间也往往存在矛盾。有时，美丽的外衣掩盖着丑恶的灵魂；有时，丑的外形下却有着一个美好善良的内心。而乔老爷这个形象之所以感人，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写了这个外表和内心的矛盾，外观丑而内心美，行动呆、迂而性格刚、强，……这些矛盾着的东西和谐地集于乔老爷一身，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在强烈的对比中，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完全是黑格尔老人说的“这一个”。观众们正是从这样的典型形象中获得思想教益和艺术享受。而这种外形丑内心美的艺术形象又何止乔老爷！《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看守人加西莫多不就是一个？

也许有人要问：你就乔老爷的白鼻梁发了这么一通感慨，是不是认为写英雄必须写他的缺点错误，统统带上“白鼻梁”呢？答曰：否。照我看来，要不要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错误，这不是可以做硬性规定的事情，而要以生活现实为根据，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依塑造人物的需要而定。笔者的意思仅仅是，希望解脱“四人帮”强加于创作的枷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人物塑造上，则希望抹去“英雄”头上的光环，把他们放回人间，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真人，而不是神。如果需要的话，有人（敬请注意，是“有人”，而不是“一切人”）的鼻梁上也不妨带一点“白”的。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进行写作。如此而已。

1979年1月

终于盼来了

——《伟大的空话》历难祭

一个孩子惯于写那种漂亮而空洞的新诗，颇有些沾沾自喜；一个长辈语重心长地告诫孩子，不要成天玩弄这类“伟大的空话”；他还对施影响于孩子们的“八股”流行病，加了几句议论，发了一点感慨。——这就是17年前（1962年），见于中共北京市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邓拓同志所写《伟大的空话》的大体内容。

多少年来，中国人吃各种各样“八股”的亏，可谓多矣。老八股，新八股，“土”八股，洋八股，土洋结合的党八股，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禁锢住人们的思想；像一条条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人们的手脚。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曾大声疾呼，“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延安整风中，毛主席也作过《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说，号召“禁绝一切空话”。按说，到了六十年代，说点反八股的老话，总不该触犯禁忌而获罪了吧？

然而，事有大谬不然者：时过四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伊始，姚文痞跳出来了，厉声喝道：你反对说空话么？你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就是“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就是让修正主义思想“大泛滥”！就是“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总之，不仅有罪，简直罪该万死！——而作者也果然一死谢“罪”了。呜呼！……

现在，事情又过了12年，人们终于明白了，“四人帮”之所以对这篇文章大施挞伐，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全局

需要；具体地说，也未始没有“揭了秃疮”这个原因。因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总要借“八股”来推销私货，让他们的机会主义货色披上“八股”的吓人外衣；而“八股”也要找寻机会主义路线当“防空洞”，借以存身；二者是相互依存、狼狈为奸的。林彪、“四人帮”既是我党历史上最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炮制者，也是一切“八股”的集大成者。

试想想前些年的情况：“帮八股”像瘟疫一样泛滥，“伟大的空话”遍于各个角落。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四个“念念不忘”；什么“七字经”，“五十六字诀”……其特点正是把革命词句变成“伟大的空话”，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八股”；喊着革命的口号反对革命，打着马列、毛泽东的旗帜反对马列、毛泽东。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懂得这篇短文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命运；惟其明白了这点，我们才更加感到这篇短文的可贵！它像匕首，像利剑，像投枪，作者不经意的一击，却使得林彪、“四人帮”之流如芒在背，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安。——当然，要说作者能预见几年后“帮八股”肆虐，提前下个战书，刺它一枪，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好的文章像镜子，它可以照出多少年后某些人的嘴脸。鲁迅先生的不朽著作《阿Q正传》，不是使一代又一代臭绅士惶惶不安，汗流浹背吗？

可见，《伟大的空话》绝非空话，它是一篇讨伐新老八股的战斗檄文。在“伟大的空话”并未灭绝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1979年1月

文章得失众心知

禁令断难持久，闻“红楼”由来手抄就。况民心难违，烈火真金，虽历坎坷，终成不朽。爱国正义，纯朴情操，岂因刀斧香变臭。凭谁问：似这等好书，何罪之有？！

这是江西省赣县农业局一位读者，在反动文痞姚文元把张扬《第二次握手》打成“反动作品”，下令大肆搜缴之际，愤然填写的《沁园春》一词中的下阕。

一部作品，它的优劣得失，究竟由谁评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自然是一种见解，多少带有诗人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和承认的自慰。然而，真正科学的答案应该是：文章千古事，得失众心知。因为，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是文学艺术的主人，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对象，自然也是够格的文艺鉴赏的权威。这个真理，再次被围绕着《第二次握手》而展开的斗争所证实。

当年，《第二次握手》在社会上流传以后，许多青年和成年读者竞相抄阅，不胫而走。“四人帮”把这种盛况诬为“流毒全国”。姚文痞诬说《第二次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而许多群众却把它视为“生活的教科书”，赞誉它是“一枝傲雪凌霜的腊梅”。广大读者热情地肯定了这部作品，并从中受到教育，汲取了精神力量。陕西省咸阳市国棉七厂清花乙班一位工人在一封

信稿中说：“记得，当我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的心底似有一股岩浆在奔涌。我在蒙昧中，接受了一种重大的启示：只有掌握丰富知识的人，才会具有并永远保持真正的精神美德。”从此，“多少个风雪、落雨之夜，我挑亮油灯，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用它把压在我心头的无数疑问、忧愁和苦闷扫净。”贵阳医学院七七级有位学生追忆说，正是这部小说激励着他“拿起书本来复习、自学”，使他认识到“科学是什么时候都有用的，”从而考取了医学院，“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试入学的大学学生”。

对于《第二次握手》，广大读者如此甘冒风险传抄它，保存它，用自己的智慧丰富它，以致为它改定了书名，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文坛上一段并不多见的佳话！它出现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荒漠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文章得失众心知。这是一种确论。明白这一道理，并用这一思想来对待作品，这无论对作者，对读者，以至对领导，都是很有意义的。当作家被报刊上不同甚至迥异的批评意见困惑得莫衷一是的时候，当文艺评论家对一部作品臧否毁誉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迈开双腿，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就会茅塞顿开、迷津即明的。这一点，封建时代的白居易等尚且能做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当更能确信不疑，终身力行不已。当一个领导者要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优劣时，希望也尊重尊重“众心”才是。

1979年8月

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

——重读《生命的三分之一》

1961年3月，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开宗明义，专栏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它向读者尖锐地提出：必须重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在我国古代，指的是每日除白天之外，抓紧夜晚，再得半日；在我们今天，如果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三部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休息，那么，业余生活的这八个小时，正好是生命的三分之一。

一般说来，对于每天正常工作的八小时，人们是重视的；按照自然规律，睡眠也不大需要特别提醒；只有这业余生活的三分之一生命如何度过，常常被人们忽视。而这段时间，却是大有可为的。是充分利用它，借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从而获得更多有益的知识，作出更多贡献，让生命放出光彩；还是忽视它、放纵它，让自己在浑浑噩噩中浪费时光，虚掷生命——至少是这三分之一的生命？这的确的确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

邓拓同志告诉我们：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他活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这段话，何尝不是他自身的具体写照！

邓拓同志是有多方面成就的政治家、理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诗人。他不仅严肃认真地对待党赋予他的重

托，而且生平治学态度严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里有个小小的统计：从1961年3月19日《生命的三分之一》发表起，到当年年底的二百八十多天中，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画报》、《中国青年》、《新闻业务》、《前线》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诗词等就有一百一十篇，共十多万字，平均每两天多就有一篇。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材料精当，知识丰富，涉及领域很广。人们不禁会问：他在担负着重要领导工作的情况下，这大量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时间从哪儿来呢？

起初，我也曾想：这些文章怕不是他手下有个专门班子代他起草？或者至少，有个秘书专门帮他查阅、摘抄材料？后来，我有幸在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工作，终于了解了：既没有什么专门班子，他的秘书也只是替他管机要（这位同志还兼管着《前线》编辑部的全部行政事务工作）。他谆谆告诫我们要“勤读、勤写、勤跑（了解情况、联系群众）”，他自己总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同群众交朋友，向各种人作调查，把聊天的时间作为了解群众思想的好机会；他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亲自查找材料，进行写作。一次，他为了取书架上层的材料，不慎从高梯上跌下来，摔坏了腰，还戴了好长时间钢甲哩。时间是挤出来的。邓拓同志还常给我们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报的故事。那时候，日夜行军，他就抓紧时间，在马背上构思文章，一到驻地，就可一挥而就。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始终坚持正常出报，坚持铅印。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好习惯、好作风、好传统——勤奋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勤奋地写作，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今天，在向四化进军的伟大征途上，有多少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有多少新的领域要我们去探索、开拓！有多少困难等着我们去制服、战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么需要珍惜时间、勤奋学